



傲居集三

讀通攷一

定海黃武三撰



讀田賦攷二

井田壞于秦商鞅而後世不能復非獨富民之田難奪也
溝洫川澮非一時所能治而郡縣之吏迭更民之眾寡勤
怠或長或幼或土或農或工商不能周知此馬氏申蘇明
允葉正則之說而王莽之擬古長為後世笑也雖然莽行
井田而民怨何以既罷井田而民愈困乎莽去古未遠不
能行井田何以北魏反能行之乎然則莽之病民不盡由
傲居集

讀通攷一

一

傲居遺書
之六

于行井田且井田之行必俟其時而隄田之議漢董子唐
陸宣公皆謂可行行之既久即為井田之制元趙天麟言
之綦詳惟君若相孰議緩行之旨法非人不行雖有良法
以貪酷躁急者為之皆足取禍非獨井田也孔子曰無欲
速無見小利

尙書禹貢言成賦中邦此賦之轉指粟米言也然古者兵
亦稱賦泉貨亦稱賦賦之實不同周官以九賦當九式之
用此賦必以田賦之多方能供給之然周官本文不言以
九賦歛粟米而曰以九賦歛財賄則周之時必以田賦之

粟米有餘參用泉貨以通之矣故其下言以九式均節財用此財用之非粟米也明矣漢儒如貢禹等泥于賦之用粟米因言民用之可轉以粟米鄭君知此等說之不可通因於九賦注言泉貨之亦名賦以漢之算錢與周之役征以徵泉貨之亦名賦耳非謂口泉可以當九式之大用也古無口泉役賦卽有之所賦必輕所出必少如謂此賦足以當九式之財用鄭君注豈不通之至于如此乎漢高祖四季令民十五以上至六十五出賦錢人百三十爲一算至文帝時令丁男三歲而一算賦四十則成丁者一歲所

徹居集

讀通攷一

二

徹居遺書
之六

賦止十三錢有奇唐初賦役之恣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租者丁受田歲輸粟二石調者丁隨鄉所出歲輸絹綾絕各二丈否則輸布加五之一綿二兩輸布者麻三斤庸者丁役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以償庸值加役旬有五日免調三旬租調俱免漢唐之制如此其賦猶輕也唐自德宗用楊炎計取大厯中一季利率多者以爲兩稅恣其恣統計庸調所昇綾帛之價分加于田賦于是田賦增重矣資產少者稅輕多者稅重挾輕資而樂轉徙者恆脫于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

困于斂朮此陸宣公之所歎也宣公之言又曰版圖墮于
避地賦稅壞于奉軍此時弊非恣斂也時有弊而未理恣
無弊而已更竭耗編氓日日滋甚然則當炎之時不行租
庸調之成法而輒變之爲可憎耳夫炎之恣唐史併之者
分庸調之稅于田租之外則取之難并庸調于納租之民
則取之易有司樂其恣簡易行以炎恣爲不可易宣公之
意杜平恣以蘇農史臣之意杜簡恣以斂稅其旨異也馬
氏信唐史之言而駁宣公亦見其左矣馬氏之言曰兩稅
之法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是也設以丁口算之有幼未

做居集

讀通攷一

三

做居遺書
之六

成丁而家累千金者乃薄賦之又有季齒已壯而身居窮
約者乃厚賦之則爲謬矣式三謂租賦計田而出戶役計
丁而徵固不至加此之謬也馬氏又謂三代之貢助徹亦
祇視田而賦之未賞別有戶口之賦後之說周官者率用
此語以譏注說之爲謬然三代之民旣各授田使之供十
一之田賦復使之出戶役錢固未有害載師掌任地凡民
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卽唐恣所謂有家則有調閭師掌
任力凡無職者出夫布卽唐恣所謂有身則有庸是周民
之不受田者未嘗無後世庸調之賦而工商之或受田或

不受田皆有庸調益復可知是可證成註說矣漢法有口泉唐法有庸調當時尚能推行之而不病民安見周之盛時必不可行役錢之法乎以衰季戶口賦之繇重必不可行而遂謂三代制恆產之時必無役錢與肉刑必不可復遂以爲古無肉刑正同此皆馬氏以凡言之而未盡可通其論周法于太宰之九賦大府司會之九功遂不引之蓋亦自知其難通而置之也夫周官九職亦名九功此外復有九賦雖難凡斲其九者皆爲庸調之貨泉要之粟米爲賦用泉以代粟米亦稱賦猶之兵亦稱賦鄭君借喻之言

做居集

讀通攷一

四

做居遺書之六

何足深非馬氏于漢則駁鄭君子唐則駁陸宣公以證成楊炎法之爲是不思楊炎之法後世遵之勢有所不尋已也不尋已而遵之非良法也

讀錢幣攷

周官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鄭君釋之曰有災害物貴金銅無凶季因物貴大鑄錢泉以饒民讀者疑焉謂古何獨凶荒始鑄錢也及讀國語單穆公曰古者天降災戾于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拯救民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人之無糧贖子者

禹以歷山之金鑄幣救人之困以是知季凶鑄錢三代同之矣方季之凶也穀貴錢賤因大鑄錢俾糶穀者得儲錢糶穀者不窘于錢其非凶歲則舊所行之錢自給民用豈待更鑄哉馬氏申葉氏正則之說曰古者俗樸而用簡故錢有餘後世俗侈而用靡故錢不足以後世之鑄錢煩多有異于古葉馬之言固已窺其一端矣雖然用之侈不至歲增也而後世或歲鑄錢民間錢不加多則銷錢爲器者眾耳銷錢爲器利之所枉法不能禁也議救此弊者有二

曰平銅價曰禁銅器主平價者之說曰菽粟布帛與銅三者皆有

做居集

讀通攷一

五

做居遺書
之六

者皆有用之物先王用銅鑄錢以權菽粟布帛之輕重是以適用者通之也禁銅爲器則銅爲無用之物而錢之用必輕不如抑銅之價使之輕則錢自不銷也主禁器者之說曰銅之價一郡一邑各不同不能一也卽能盡抑之銅之價輕而盜鑄錢者復起矣不如禁銅爲器錢自不銷銅不下布盜鑄亦息如謂禁銅而銅無用錢之用將輕此又大不然古以貝爲貨貝何用也錢輕則布帛菽粟重此正崇本抑末之大計漢貢禹等之所深冀望也然則禁銅爲器所失者銅司之私利耳勿惜也二說相持孰是孰非有

識者必有以定之矣

稽生弟穎曰弄傳信後傳疑文無定法

讀戶口攷

自古戶口之繇損于兵禍果可謂之天意邪術家謂人主
養民至一千數百萬戶恆有兵禍蓋謂數使然也近方望
溪作原人則謂人道之失自戰國始天不復以人道待之
艸薶禽獮而莫之憫此據人事以言天道者又如是然禍
變必盡歸之于天則是後世坑卒數十萬喪師數十萬皆
順天以行事也豈通論哉夫天之道有正有變變者難測
正者易見也試以一家之父子諭之父固愛子者也必擇

傲居集

讀通攷一

六

傲居遺書
之六

子之賢有德者爲一家之主俾諸子聽命以生焉此父之
正意也若諸子皆不肖共爲父所棄絕其自相役父將聽
之其相役而爭爭則傷父亦將聽之此其變者也孟子以
七國之小役大弱役彊歸之于天意者謂天意之所棄絕
固任其役使如是歟顧天之愛民甚矣當兵禍蔓延之時
有體天好生之心憐斯民而養之教之者天必眷顧之以
爲億兆人之君師則值戶口全盛之時而能持盈保泰滋
息生靈固天之正意也馬氏作戶口攷序云後世之民才
乏智劣官旣無稽于民而厭棄賤薄之斯言也其有隱痛

之心而詭詞以諷邪不然則其心忍矣其說悖矣

父有治命有亂

命孝子從治命天有正命有變命聖主撥亂歸正命禎著中有對不嗜殺問合讀孟明

讀職役攷

而其本在平田也善於讀書者必思其

周官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闔胥每闔中士一人比長五家則下士一人鄣長每鄣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下士一人此上中下士必鄉學中之秀士名升于司徒者也而司徒使之也必復以民之公論推擇之鄉大夫職所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也其上中下士之用也大事從長非所敢擅而旣擇人任

傲居集

讀通攷一

七

傲居遺書之六

職則分民以使之治而無弊也周官之府史胥徒卽孟子之所謂庶人在官其人不任下士之列亦非以農夫編推之農夫不諳官司之務胥史不習樹藝之業先王因材任眾必不責其相兼馬氏佗職役攷言鄉長里正非役也式三謂府史胥徒亦非農民之役也王制升于司徒者不征于鄉謂名已升于司徒卽不升學遂給役于司徒而不給役于鄉也而其未升于司徒者猶習學于鄉則征于鄉上者爲府史次爲胥次爲徒自後世法變鄉長里正府史胥徒皆以爲民之役差役雇役紛然異議議差役者編農戶

之貧富爲次不選其材有時以樸拙之農入任吏事公務坐敗私產立秬議雇役者于田租之外編算物力使之出錢以供吏祿有時募浮浪姦詐之人般踞其中官無封建吏有封建替賢歎之故差役雇役議各不同其非周官之汰則一也其在周官鄉大夫言役汰賢者能者皆舍漢世博士弟子之明經者多補郡太守卒史吏品不襍漢治以盛是本古法式三之伯曾祖中立公由縣選雋材爲郡守吏治事踰季以終養告辭而歸名登于庠有聞譽蓋康熙

季聞吏職之慎重如此櫓生弟穎曰懷古情淡合風人之指

傲居集

讀通攷一

八

傲居遺書之六

讀征權攷

三代下積貯之富莫如漢之文帝而武帝盡耗之既耗之矣而利術乃興既興利矣而弊寶乃啟武帝之所以耗財者征伐也置郡也納降也封禪也出巡也河之決也渠之穿也宮室之麗也武帝之所以興利者權酷也權鹽鐵也算船也算輶車也告緡錢也夏造錢幣也郡國置均輸也京師置平準也入物以補官也出貨以除臯也其興利而致弊者贖禁銅免臧臯而廉恥衰也鹽戶大冶買人牧夫相率登朝而吏選襍也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而勳戚微

也坐顏異以腹非之恣而公卿大夫皆諂諛以取容也始則富商賈帶財役貧而莫之救俾封君氏首印給也繼則商賈中家大氏破俾民不事蓄臧之業也其因盜鑄而灰者不可勝數其因所忠之株送楊可之訐告而灰者尤不可勝數也以奢靡之窮而興利術以利術之窮而濫刑賞漢室之敝甚矣如桑宏羊者所謂長國家務財用之小人而彼爲善之者也向使武帝擴幼季決獄之智守壽朝恭儉之規堅初歲崇儒之意則對策之董子議鹽鐵之賢良方正竝進于廷稅政旣除而制禮作樂皆有實效戎狄不

傲居集

讀通攷一

九

傲居遺書
之六

待征而自服雄才大略行之以仁義豈不與三代媲美也哉惜也輪臺一詔庶幾知悔而已自恨其晚矣

稽生弟穎曰古今炯

鑒

讀市糴攷

糴糶古恣也北宋王氏青苗恣行之而大弊南宋朱子乃議社倉李公穆堂爲之議曰奉行得人青苗亦社倉也奉行非人社倉卽青苗也式三隄其言而惜其未盡朱子之議立社倉也不願置立之處官司不得抑勒置立之處人戶不願請貸不得抑勒其給之也以穀不以金其行之也

必以慘怛忠利之心不用聚斂亟疾之謀議固甚善然熙
寧勅立青苗之法亦已言及此矣卒至抑勒也給以金也
聚斂亟疾也恣立而弊生弊漸流而漸大恣之所不能盡
絕使人主舉社倉之法斲天下以通行之其弊亦然朱子
社倉之恣云職以鄉人不以官吏而觀其集中所載社倉
事自每季五月下旬十月月上旬自縣申府差官一員與鄉
官支貨收納則謂社倉之事不職于官吏者其未必然邪
產錢六百元以上衣倉不闕者不得請貸則請貸者皆極
貧下戶而收納之時不鞭扑而能得之邪十人結爲一保

做居集

讀通攷一

十

做居遺書
之六

逃亾物故同保均備納足如貸者皆貧戶其何以堪之邪
如謂同保中有富者則十人中貧富相閒矣令富者貸粟
而出二分之息又令其償逃亾物故之穀非抑勒之而富
者甘爲之邪司馬光言青苗之弊云富者不願取使者以
多散爲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
保春算秋計展轉日滋貧者旣盡富
者亦貧十季之外百姓無復存者朱子之友魏元履于

建甯府建陽縣長灘立社倉歲荒發以濟民而不收息朱

子憂元履之粟將久儲速腐惠旣狹而事亦不久然元履

亦病朱子祖王氏聚斂之餘謀朱子作長灘社倉記自言

之然則社倉之立或收息或不收息皆不能無弊者邪朱

子又謂社倉收息乃一時苟以僂事之說魏元履不收息
之言雖疏而藹然有三代王政之餘風請數季後免其息
然息果能免也邪試以崇安社倉言之米六百石每石收
息米二斗行之十四季得息米三千石擬此後每石祇收
息米三升此朱子擬而未行之策耳倘依此行之貸三千
石之米祇得息米九十石其中每歲有定之費如官吏費
用米六十石四斗蓋牆買藁薦米九十石通計米六十九石
四斗而未定諸費如鼠食雀秬風乾雨溼銷縮損腐之米
徒役奔吞出納之工不在此數九十石之息米能給之邪

做居集

讀通攷一

十一

做居遺書
之六

如盡捐息米此費復何所出邪然則朱子行之崇安而人
以爲德何也曰是猶王氏行之鄞縣而無大弊者也李公
所謂崇安任事之人皆其門生故舊學道君子也朱子集
中所載社倉記建昌軍南城縣之社倉吳仲吳倫發私穀
四千斛爲之婺州金華縣之社倉潘叔度出穀五百斛爲
之是倉主之富而好義者意在濟人不求肥己無各戶之
勒貸無逃叵物故之索償少倉穀出入之費省官吏監察
之資事之所益者大而行之可久此朱子所以尤樂爲之
稱道也不能出此而以官吏彊行之則弊百出矣或曰熙

甯行青苗之訟駁議者但言古今異宜而已意者國服爲息固本周公之典歟曰賒貸之訟見於春秋傳當時宋罕氏齊陳氏猶能行之豈必不取息乎但泉府所言祇因祭祀喪紀之乏權以賒之以役事償之而又曰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謂貨入于泉府用之者取于泉府非謂取于所賒之息也周官本經其義甚瞭熙甯貸收之訟行之通國貧富等戶歲有常例此謀利之術耳安得援周官以自解也

宋時奏議或但言民間安知周禮或但言古今異宜惜不于經文剖析

或曰泉府斂市貨

之不售者以待不時而買管仲李悝亦有斂穀糴糶之術

做居集

讀通攷一

七

做居遺書之六

古皆行之後世或不行或行之而致斃何也曰無仁民之心而懷利以相接訟無不斃泉府之訟亦不行耳不然泉府言貨滯則買之後世必非滯而買之矣泉府言待不時之買後世必定之以時抑勒分配矣管仲李悝之訟糴糶斂穀祇行于穀甚賤傷農穀甚貴傷民之時觀時斃而行非常訟也訟有可暫行者不宜執爲一定而概以施之後世行此術者定爲歲例糴不予賤之時糶不予貴之時糴則抑價糶則昂價存商賈之意居官吏之尊以官吏之尊奪商賈之業民良商賈之貪刻則遠之而已于官吏不能

遠也則坐而待斃稽生弟穎曰平允之論老鍊之文

讀土貢攷

周初有九貢之禮東遷後其禮有闕春秋傳僖公四季齊
伐楚責以包茅不入是祀貢闕也春秋經桓公十五季天
王使冢父來求車文公九季毛伯來求金是器貢闕貨貢
闕也求之者何徵之也周官土訓以詔地求地求即地徵
也傳釋經曰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傳之
意謂諸侯不修貢職天子不能如齊之責楚包茅而私求
之皆非禮也馬氏之書詳于史而略于經傳作土貢攷于
傲居集

讀通攷一

吉

傲居遺書之六

讀國用攷

北宋蘇子瞻曾子固議經費之策祇欲省無益之費葉正
則又言當時之弊財多而愈不治數子豈闇于計哉而所
言祇如是馬氏所傳亦祇數子之言也然則國之用在量
入以為出不容量出以為入明矣南宋經濟之學陳君舉
振之而葉氏為之輔陳氏為吏部員外郎時所對劄子弟
二言斂取之困民弟三言兵財之職掌相兼中外一體乃
可議寬民力其說詳文集確然不可磨葉氏言安置四大

屯兵之法其詳亦見文集未敢盡信爲必可行而其大意在蔽冗兵薄賦斂則與陳氏同也葉氏文集定謀篇云非先盡去其害則不能得其利害盡去則利見矣財計篇云今之言理財者聚斂而已矣故君子避理財之名而其上亦以君子爲不能也舉天下之大計屬之小人由是民之受病國之受謗何時而已馬氏于陳葉二氏之言所引固詳而陳氏之劄子葉氏之定謀篇財計篇憺闕焉言國用者所當攷也

宋季兵冗而勢弱言經費者必欲去冗兵蘇曾陳葉所同矣而冗兵何以去諸公仍未核

實此經濟之所以難言也參看下讀兵攷

做居集

讀通攷一

齒

做居遺書之六

讀選舉攷四

唐世取士之科不一而讀韓子贈張童子序荅崔立之書知其大者曰明經科進士科博學宏辭科贈張之序言明經科之例也州府選明經之士升于禮部者歲至三千人謂之鄉貢禮部試其可進者而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明經科之大略如是韓子云屬之吏部非試之吏部也明經科無吏部之試也荅崔之書言進士科博學宏辭科也韓子三詣州縣求舉試禮部之進士科不得志四舉而成進士而猶未得仕者唐之進士待選需次未遽

釋褐或再中博學宏辭科或爲人所論薦或藩方辟舉得
早釋褐也韓子旣成進士三詣州府求舉試吏部之博學
宏辭科皆不得志一旣得之而又黜于中書統而論之進
士試于禮部博學宏辭試于吏部二者各爲科目非試于
禮部者必再試于吏部也凡試于禮部吏部者必送中書
門下詳覆詳覆者如今之送部磨勘唐之時或放榜而送
中書覆勘之或先送中書覆勘而後放榜見選
舉志亦非試禮
部吏部者別試文于中書也進士科博學宏詞科之大略
如此馬氏于舉士門旣言唐士之及第者未能入仕尙有
傲居集

讀通攷一

五

傲居遺書
之六

吏部一試于舉官門復言禮部所升者試之吏部是不分
進士科博學宏辭科之判然爲二科也馬氏所載唐登科
記不及明經而詳于進士及諸科進士之少者或四人或
五人多者如咸亨時之五十四人七十九人皆非常數其
常數或二十餘人或三十餘人此與韓子所言明經科之
士不及二百人者迥然二科貞元時敕每季考試明經不
得過一百人進士不得過二十人大和時敕進士不得過
四十人明經不得過百一十人分別二科已昭然矣馬氏
疑登科記進士之少與韓子所言不及二百人之數不合

是不分明經科進士科之判然爲二科也今五禮通攷采馬氏說不知其誤所論唐及五代之取士法皆不得其實讀者當攷之

唐宋之試士者以一日之短長難憑也于是采名譽觀繁學必豫投公卷焉而士之溫卷自贊者出矣復慮主試者徇一己之私也于是封姓名設謄錄院杜絕請託嚴防關節焉而取士者不擇平日之文行甲科多非人望矣帖經及孤章絕句所以求誦文之精蘊也而平文大義反多面牆則作述之大旨茫然矣墨義寫注及疏所以求釋解之

做居集

讀通攷一

七

做居遺書
之六

精詳也而士疲于記誦其有眾說異同時事得失不能融貫折中矣詩賦之失所以救帖經墨義之不能文辭也而士尙浮藻雖涉獵經史得糟粕而遺精實矣撰大義式而罷詩賦所以救帖經墨義者之粗通章句亦以異詩賦之浮豔也而以氣之馳騁爲雄豪以論之苛刻爲精能以思之幽元爲微妙而問之以章句注疏咋舌而無以對矣夫科試取士之法莫詳于唐宋而弊生于法之所不及法雖密而弊迭生要亦由人之不善用法耳非唐宋之法果盡不善也唐之科目明經者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

三禮有三傳史科有一史有三史其外有開元禮有明字有明算有明法其習詩賦者曰進士科宋初之科目有進士九經五經三禮三傳三史開元禮學究明法諸科與唐略同唐宋之設科如此其多者人之智力各有分涯不能兼長而必責之以專長人無求備義固如此且不通眾經者不能明一經則觀其所專長而所兼長者正可參見此良法也范氏希文宋氏景文之言曰先策論則文辭者畱心于治亂矣簡程式則閎博者得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于記誦矣此通言試藝之法也朱子言答義者必

做居集

讀通攷一

七

做居遺書
之六

通貫經文條舉眾說而斷以己意此大義之式也歐陽永叔言科舉變法必寬其日阻逐場空畱然後可革舊弊此亦唐宋之舊法而永叔欲赦專重首場之弊請復行之也後之欲變通其法者當必有取于諸說矣

宋神宗時議夏貢舉法言者欲先士行而後文藝公彌封謄錄之法蘇子瞻駁之曰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恫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衣菲食德行之弊一至于此子瞻之說果是乎蘇子由民政策二欲復古者孝弟之科與進士同舉子瞻矯王氏新法而并駁其法之善者

一偏之論也馬氏乃引唐儒說證佐子瞻之說遂于賢良
孝廉之舉痛加砭厲可謂謬矣夫朝舉君子而偽君子遂
廁于其閒唐虞三代之所不能絕也書記三考黜陟禮言
大計誅賞唐虞三代之所以少偽君子也因世有偽君子
遂不敢舉真君子于是天下無所忌憚而不爲偽君子亦
復無所感慕而不爲真君子風化之敝遂遠不逮古矣司
馬君實于元祐時旣建言經術試士之法又設經明行修
之科司馬氏之言曰此法初行奔競屬請固不能免若于
所舉人違犯名教必坐舉主無有所赦行遣三五人後自
做居集

讀通攷一

大

做居遺書
之六

皆謹擇其人儒者傅司馬氏之言合于道而酌于時項平
甫謂科試之法所以抑僥倖非所以抑豪傑豪傑者法之
所求非法之所拒項氏謂科舉外宜選舉豪傑正司馬氏
之意也或曰知人甚難士或始正終邪安身連坐舉主曰
坐舉主之法司馬氏言之甚詳矣且不肖亦能舉賢而賢
者自少君子之所舉賢者必多則進賢之賞足以贖其誤
失何患夫連坐邪或又曰劉原父兔鹿之喻葉正則制科
之議極言當時選舉之弊馬氏本此意以言之曰以科
舉言十人舉一不爲少以薦舉言十人得六不爲多此可

知薦舉之有實而鼓厲士氣之必由此矣且賢良孝廉之
掄選失實當祇言其不可失實耳因失實而并廢其實者
失鼓厲天下之具而欲以苟且因循求天下之治豈可得
邪孟子所修天爵者要人爵得人爵者棄天爵薦舉廢而
科舉傳行則要人爵已早棄天爵矣可慨也

選舉之法其善于選士選吏之合爲一途自二途旣判爲
吏者自知無進取之路役于人而志日卑而學儒不成者
富則驕淫無度貧則身無所庇或爲吏胥所不屑爲之事
禮王制曰升于司徒者不征于鄉升于學者不征于司徒

做居集

讀通攷一

充

做居遺書
之六

以是觀之有役于鄉之士有役于司徒之士有不役于司
徒而造于大學之士三季大比命鄉論學中之士以其秀
者升于司徒曰選士其未升司徒者上則爲府史次爲胥
次爲徒役于鄉而仍習學于鄉以待後選已升于司徒者
司徒論其秀而升之大學曰俊士其未升于大學者上士
如族師中士如閭胥鄧長下士如比長里宰鄰長習學于
司徒卽役于司徒而不役于鄉以待後升其升于學者大
司樂教之專通詩書禮樂之經專務明德新民之事不紛
其心而不征于司徒曰造士迨學能有成是爲造士之秀

者大樂正論之以告諸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選俊造進之士如此漢涑博士弟子之明經者多補郡太守卒史後或登高位而著盛名此涑蓋本于古然則古之時選士之終不升于學造士之終不升于司馬而能以勳業自奮者必復有吏選之涑豈非因其性之所近而栽培之乎後世官無封建吏有封建古者吏無封建與選士之涑相須而行士之賢才者既有以異于下吏而次則以吏庇身吏之卓異者其始與俊造士分途其終與進士同列此天下之所以無棄材而士趣與吏績遂蒸蒸然日上也已

傲居集

讀通攷一

二

傲居遺書
之六

讀學校攷二

歐陽永叔文集盛稱胡氏翼之教學湖州及居大學時生徒之眾其教能使誠者達昏者勵傲者革爲涑嚴而信爲道久而尊然則北宋之士好實學而厭薄詞賦者多矣而馬氏載皇祐末胡氏居大學在列者皆不喜謗議蠶起抑又何邪夫胡氏教學湖州專以經義及治事課其生徒而居大學時何嘗異是然則起而謗之者皆不知經學不諳時事之人忌其賢而輕告之耳歐陽永叔知貢舉裁抑進士之奇僻者試榜出士羣聚詆所之街司邏卒不能止胡

氏以鼓勵實學而謗歐陽氏以釐正文體而謗可畏哉

唐貞觀時詔以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賈逵盧植鄭元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二十二人從祀孔子之廟而馬氏謂高堂生以下可謂之經師而非人師明嘉靖開詔黜戴聖劉向馬融賈逵何休王肅王弼杜預之從祀改祀鄭眾盧植鄭元服虔范甯于鄉史臣佻張璠所議本于宋濂程敏政之說實而稽之馬氏作通攷時已肇其端矣而顧氏亭林謂嘉靖禮棄漢儒係殘守缺之功獎末流

傲居集

讀通攷

三

傲居遺書
之六

論性談天之學有王者作必遵貞觀之制夫顧氏之欲遵貞觀者重其傳經也經所以載道通訓詁辯章句經明而道以顯後之儒離經而求道不如闡經而道存况漢承秦火之後是非乖失羣言混殺鄭君康成潔身亂世抱遺經以正之孔書遂明范史侑之非誣嘉靖之禮既祀鄭君子鄉而鄭仲師之剛正有學盧子幹之忠義有學服子慎之清苦有學與范武子之崇雅抑俗而注說列于學者皆一例降其從祀知委愆源變藝忘本此所以見譏于顧氏者也劉子政校書中祕辨別真偽立朝剛正有大儒風其少

季時誦神仙方術正程朱諸子先釋後儒之比洪範五行傳有失有尋尤難輕皆賈景伯力尊古文尙書毛詩左氏穀梁春秋傳其功甚鉅權偕圖讖以立左傳未可厚非史傳其不修小節知其大德固不踰閑所薦之士司馬均汝郁皆有隱德實功著見于世何邵公經注列于學進退以禮行堪矜式風俗之蔽不蝕其明然則劉賈何諸儒不宜黜祀亦嘉靖禮之不如貞觀者也雖然貞觀之禮不能無失易之學傳自田何丁寬祀王弼而置田丁失易之本小毛公甚爲詩博士而詩傳乃作于大毛公享祀甚而置

做居集

讀通攷一

三

做居遺書
之六

亨失詩之本春秋左氏之學行於張蒼賈誼祀杜預而置張賈失左氏學之本小戴之禮不備于大戴祀聖而置德失禮之本此皆貞觀禮之可議者也馬融王肅之屬擧大功小有其廢之莫敢舉此貞觀禮之不可復者也魯詩之浮邱伯申培齊詩之轅固韓詩之韓嬰公羊學之胡毋子都董仲舒其人皆卓卓可傳河間獻王實事求是表章古文尤爲羣經之最有功者此皆貞觀禮之宜補者也

讀職官攷

周官地官鄉老母二鄉公一人是六鄉則三公亦偁鄉老

也鄉大夫每鄉卿一人是六鄉以六卿分掌之亦儔鄉大夫也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是王后六宮有卿十二人世婦亦名卿也世婦皆公卿之命婦季高有德者是爲女官非外廷上大夫之卿六鄉之卿卽六卿馬氏錄周禮命官員數謂周之卿共二十四人誤矣周官所言中大夫如戎右二大馭二戎僕二校人二蓋攝職無專官也周官所言下大夫如廩人二肆師四中車二齊右二齊僕二亦攝職非專官也世婦每宮下大夫四人六宮共二十四人是婦官之儔視下大夫與世婦之儔卿者同也然則謂周官中

儆居集

讀通攷一

三

儆居遺書之六

大夫六十八人下大夫二百九十四人亦未爲定數矣

其書曰世婦每宮二人是王后六宮有卿十二人世婦亦名卿也世婦皆公卿之命婦季高有德者是爲女官非外廷上大夫之卿六鄉之卿卽六卿馬氏錄周禮命官員數謂周之卿共二十四人誤矣周官所言中大夫如戎右二大馭二戎僕二校人二蓋攝職無專官也周官所言下大夫如廩人二肆師四中車二齊右二齊僕二亦攝職非專官也世婦每宮下大夫四人六宮共二十四人是婦官之儔視下大夫與世婦之儔卿者同也然則謂周官中大夫六十八人下大夫二百九十四人亦未爲定數矣

傲居集三

讀通攷二

讀郊社攷

冬至祀天配魯夏正郊天配稷祭泮鄭君注自明趙伯循

言祭魯配稷宗廟中追所自出謂之禘說始滄禘詩生民

言寅隘巷寅平林寅寒氷爲后稷之無父而生也周官大

司樂言高先妣高先祖先妣在先祖之上謂姜嫄也后稷

非父所生周人特立姜嫄之廟如魯果稷父則詩生民之

文不可解矣周人果祀魯于廟則大司樂言先妣于先祖

傲居集

之上而不及魯不可解矣禘果媵爲廟祭祭泮之文何以

先禘後郊是祭泮之文爲不可解矣如謂先禘後郊以禘

之所祭者遠則祭泮本于魯語展禽之言而周語楚語皆

以禘郊聯文且以禘郊與烝嘗對文正與展禽之言相類

何以解之夏正郊天配稷追所自出冬至祀天配魯以五

帝開天明道而配之非追所自出禮經言之甚明如謂祭

泮之禘果爲追自出之祖而祭于廟則虞夏禘黃帝其世

系非出黃帝何以解之魯語言商人禘舜以商一代之祀

或魯或舜不妨更制復何以解之周人果屈魯之尊于稷

廟言之不爲譽立廟而祇爲姜嫄立廟尤將何以解之矣
唐制天寶時禘于太清宮以李昉爲始祖所自出趙伯循
因此悟追譽配稷之說至宋王荆公信其說神宗因之罷
禘南渡後遵舟制其弊見矣式三誤論語後案旣詳言趙
氏之六謬今讀馬氏通攷復略言此者以馬氏之學未深
于經說經旣誤而評史因之沿譌俾後之人踵性馳謬昧
其是非如近世五禮通攷猶襲馬氏之說焉蓋攷訂古禮
之難也如此

讀宗廟攷

徹居集

讀通攷二

二

徹居遺書
之六

周官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于大烝烝者
冬祭也配享功臣必于冬祭說者未審其義或云功之大
者熏烝宇宙上達于王故用烝配享或云冬祭曰烝烝者
眾也冬時百物報成者眾故祭有功之臣于烝皆望文立
言未得證據攷周制功臣配享實始于周公營洛之時洛
誥日記功宗以功侔元祀又曰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是功
臣配享之始也洛邑之肇稱殷禮適在冬月故書云戊辰
王在辛邑烝此烝卽殷禮功臣配享于明堂故禮曰大烝
大殷義同合禮與書可知烝祭配享之由也周制之可攷

者如此書般庚云茲予大宮于先王爾祖其從與宮之解者或據烝嘗兼言之或又據詩長發言實維阿衡是商之配宮在禘或又以長發爲祫祭之詩是商之配宮在祫皆望文立言未得證據般庚以遷國大事徧告先王兼及功臣因遷而祭未必爲常禮也攷古之不可凡言者類如此讀王禮攷

馬氏言臣庶以下冠婚喪祭本無沿革不煩紀錄是說也豈不大謬也邪夫唐開元禮諸書詳于皇朝太子貴家之冠婚而儀禮所言士禮多不可行于後世後世未嘗制爲

徹居集

讀通攷二

三

徹居遺書
之六

一定之例以諭士庶則禮教之不行有由矣史記禮書言周衰禮廢大小相踰循法守正者見侮于世奢濫僭差者謂之顯榮抑豈獨周季然哉唐鄭餘慶嘗采士庶吉凶書疏之式襍以常時家人之禮爲書儀二卷後唐明宗有意使民知禮詔剽岳等增損其書而岳等卒無所發明但依鄭書略增損而已自是士庶吉凶皆取岳書以爲法至其後岳書十又失其三四所行之禮尤譌謬可笑此歐陽五代史所爲長歎深痛也而曾子固修禮閣新儀亦曰後世爲禮者苟簡而不能備希闕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之于上

而未有加之于民者也至其民陷于梟戾則爲法以馭之
合歐陽曾氏言觀之而馬氏說之謬可見矣

讀樂攷

唐太宗曰古人沿情制樂國之盛衰未必由此杜淹曰陳
將亾有玉樹後庭花齊將亾有伴侶曲聞者悲泣所謂亾
國之音哀以愆以是觀之亦樂所起太宗曰玉樹伴侶之
曲尙存爲公奏之知必不悲魏徵曰樂在人和不在音也
式三謂古者詩言志志喜則以喜聲詠之志怨則以怨聲
詠之詩之外又有和聲亦隨所詠之聲而殊如哀詩而聽

傲居集

讀通攷二

四

傲居遺書
之六

之不悲其孟嘗君之未遇雍門子周歟抑亦詩聲之不相
符歟杜氏不能析太宗之疑此其疏也聲音之道與政通
用韶舞放鄭聲致治有要聖訓昭然魏氏言樂不在音不
幾于侮聖人之言乎則魏氏之言尤失之也以唐太宗之
賢而禮樂之化無聞焉可慨也夫

讀兵攷

三

古者寓兵于農後世或欲遵古以定澆難之者謂農不知
兵久矣解之者則曰民可訓練也難之者謂民弱不如募
兵勇解之者則曰士卒之勇懦隨主將之賢否而募兵浮

浪將有瓦解之憂也雖然古之寓兵于農者有本有原農
有恆產八口無饑兵之資也學校中樂舞干戚而又于序
觀射武藝夙有師承兵之材也家出一人各訓練于農隙
是羨夫不出役焉訓練之卒多而王者止于萬乘大國不
過千乘其法以八家出一人是七家訓練之卒不盡爲乘
卒焉王者萬乘六軍止用七百五十乘是乘卒又不盡赴
軍焉以萬乘算之出軍十三次遞用九千七百五十乘而
萬乘之賦一周而有餘以八家輪供算之出軍一百有六
次而八家之正卒一周而有餘用民之寬如此也不如此
而欲驅農爲兵難矣董子曰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
處故政有旤而不行

徹居集

讀通攷二

五

徹居遺書
之六

宋之兵弊極矣馬氏錄葉氏正則之兵論推究時弊非不
深切箸明矣而讀葉氏文集有終論數篇言安置四大屯
兵及罷廂禁諸兵之法如其言以行之弊豈不多乎天下
事言已成之弊則易立革弊之法則難葉氏以經濟自負
讀其集而約其指在先忝充兵以給國用耳而其言卒不
可盡用馬氏推信葉氏于終論亦復不錄蓋知其言之有
弊矣信乎經濟之難言也或曰北宋蘇子瞻曾子固已有

太冗兵以足國用之說在南宋則陳君舉亦言之葉氏乃大暘其說今猶以爲未可行然則宋果何以太冗兵乎曰兵之冗也由積漸而致之其太之也驟急亦以召變黃文叔言募兵有闕勿補收其衣糧以給屯兵以二十季功力爲之募兵老死且盡而府衛立矣斯言也其得政无欲速之意也乎袁氏和叔作文叔行狀于此事詳敘之蓋深有味乎其言矣馬氏不宐略之也

自古衰季之兵非寡小于初盛也而疆弱殊輒興亡異途其故何也一曰廟算患其不斷也古者德足柔遠四裔咸

傲居集

讀通攷二

六

傲居遺書
之六

賓其次寇來則逐之太則不追來和則羈縻之未有當其來寇而猶言羈縻之者及其衰也輒旣不振輒以羈縻爲飾詞今日議戰明日議和政令旣失其常而與戰者因巧爲遷延以俟和議之成勇于籌戰者亦疑所籌之不用而怠緩以圖之卒以和不克成戰亦旋敗此其可鑒者一也
二曰擇帥患其不慎也帥者千萬人之司命非智勇兼之而舉以爲帥適足以喪師而辱國漢高用三傑帥則韓信而以蕭何張良之忠賢不能爲帥及其衰也四顧乏人惟上所倚信者用之上所倚信者本未必可信也卽或可信

而未必有將帥之才爲臣子者明知其失人以爲將帥大
事非已所得言而隨主之所欲遣遣將旣失民命輕絕國
亦盛地此其可鑒者二也三曰任帥患其不媻也古者將
旣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周亞夫不奉詔赦梁卒平吳楚趙
充國不奉詔擊罕开罕开卒不煩兵而下而當其事之宜
行有非公卿之所與聞并不必奏聞于天子者是以機未
發則密而不露機已發則速而有成及其衰也大將在外
必請命于內事嫌掣肘坐失機宜此其可鑒者三也四曰
求才患其不誠也古者國有大疑謀及庶人後世兵戎旣
微居集

讀通攷二

七

微居遺書
之六

起幕府廣開言路意亦主于得才而獻策投書者率多輕
躁貪婪之人其濼沈有大計者非禮聘之則不出且有以
禮聘之而亦不出者度其計之不行功之不成不冒輕出
百自非爲大吏者虛心訪問不得魴魚祇得陽鱈此其可
鑒者四也五曰器械患其不備也古之言兵者謂步兵之
地車騎二不當一車騎之地步卒十不當一弓弩之地短
兵百不當一長戟之地劍盾三不當一矛鏃之地長戟二
不當一劍盾之地弓弩三不當一後世之寇水陸之器愈
變而愈奇有步卒車騎弓弩長戟矛鏃劍楯之所不能用

者所備非所敵名爲有兵與無兵同警諸徒手搏虎強者
餒之倉肉弱者莫能攫而自遁刼所必然不待智者而知
此其可鑒者五也六曰訓練患其不精也孫武教宮人戰
左右疇後跪起皆如其恣馬燧教牧馬廝養數月皆爲精
騎人未有不可訓練者古之訓練士卒也必使之目熟于
旌旗耳熟于金鼓手熟于器械足熟于馳驟被鎧甲而不
重蹈險阻而不危而其統之也伍有長卒有長旅有帥師
有帥使之各率其屬以專責任復示之忠孝勉之和睦以
作其氣使之踊躍而不能自己故古之善將兵者曰如身

傲居集

讀通攷二

八

傲居遺書
之六

使臂如臂使指又曰擊首則尾至擊尾則首至擊中則首
尾皆至豈誇言哉後世之兵則不然平日所養之兵老弱
參半而壯者亦不習于教訓一旦有事則招募義勇以足
之不知義勇之非能一日募也當軍事旣興之日而下令
募兵其應募者多驕玩怠惰不饜不賈市井所不齒之人
有武藝者百中之一而知義者萬人中不知能得四五人
否所募之人臨敵逃遁如鳥獸散是刼所必至耳此其可
鑒者六也七曰應援患其不速也兵之數備疇則後寡備
後則疇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

寡惟其寡而有應援也則敵至而堅拒之以俟援兵之至後世之將或有所畏有所忌而不相援雖有張巡許遠嬰孤城以拒強寇卒至殞滅而不能存此其可鑒者七也八曰藩籬患其不固也凡一郡一省各有要害之地必有重兵以鎮之使敵不得恃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易之所言豈其誣哉後世之將不守險以拒敵而第鎮兵于附郭之處警諸病者不治病于皮毛臟腑俟深入骨髓而後歛藥病者終斃是其可鑒者八也九曰賞功患其不實也自古聖王所以籠絡豪傑者惟賴此竅賞以榮之然竅賞祇以榮

傲居集

讀通攷二

九

傲居遺書
之六

豪傑則高尚不事之士亦羞己之自外于豪傑而奮激于功名後世戎事方起大僚倉皇失措往往聽信市井污賤之言而驟加以竅賞豪傑之士方羞與彼等爲伍惟恐竅賞之污其身而有志功名者鮮矣且軍興之日必有夤緣執要者濫廁其名于各籍之中事或稍有功效彼盡心力以經營者必反爲夤緣之人所掩而奮志功名者益鮮矣若夫外事之臣褒贈宐隆以示獎勵而其事亦有不同在宋歐陽五代史有外事傳有外事傳戰歿之臣不盡錄于外事傳外事之臣不得入外事傳袁燮言世有勇于殉義

而无奇策應敵拱手以就戮者謂之徒从明于謙言从者
有三有進戰而外有退敗而外事不可混一濫賞之宐防
苟賢言之此其可鑒者九也十曰軍恣患其不嚴也貪生
與从中之同情是以古者軍中之恣不能不嚴俾爲士
卒者知退必不免于戮進或可以求生故蹈白刃臨矢石
有進無退者雖曰平日以恩義激之亦臨時兼以嚴恣驅
之百若夫將帥之任果其屢戰有功事業顯著聞或一敗
正如鄧禹之耻于赤眉郭子儀之潰于相州未可遽棄不
用如其平日徒循資格致位大僚一旦有事委軍而委于

傲居集

讀通攷二

十

傲居遺書
之六

此而猶曲恕之託匿瑕舍垢之名失矣莠亂苗之義而漫
言勝敗爲兵家常事不知勝乃常事敗者爲變則戎事益
不飭矣此其可鑒者十也夫惟廟謀旣斷矣而復擇帥帥
旣得人矣而任之復專帥有專任矣而求才復誠由是備
器械精訓練速應援固藩籬其事之勝敗公其賞罰以施
之用兵之大綱不失而國因之轉弱爲強寇不得逞其剽
矣魯孔子嘗言軍旅未學而復自言我戰則克好謀而成
足兵之政以荅子貢而母有敗齊亦言學之孔子則儒者
之子兵事不可不詳其本末也故讀馬氏兵攷敢綴言之

如此方雪齋先生曰是眞救時之要策亦卽萬世不易之良規坐而言可起而行者也握兵樞者宜孰之復之

讀刑攷

肉刑古有之也後世媻用軍流諸法守牢解司淹滯歲月艱苦備嘗是肉刑之必不可復矣且後世以軍流代肉刑而宄官行文奏臬必多爲可出之途俟大吏駁之以減其等是肉刑之不必復矣然以後世之不行而遂謂古無肉刑也是亦不善于論古耳馬氏引丁謐說謂肉刑在蚩尤之世而堯舜以流放代之故黥劓之文不載唐虞之籍近時朱氏竹垞作原刑依丁說以申伏生說江氏目庭孫氏傲居集

讀通攷二

上

傲居遺書之六

淵如尚書注疏大略與朱氏同式三謂其矯枉過正也贖刑之法唐虞已有之蔡氏九峯謂穆王佗呂刑大辟亦許其贖是爲枉法斂財之計式三謂後世之恣如老幼廢疾例許收贖是卽禮所謂悼與耄不加刑者又如殺人者必死而律法戲殺償命過失殺許贖以贖銀歸喪家此正大辟疑赦之例而恣之至公至平無可譏者矣馬氏已駁蔡說而語猶未詳故申論之以見攷古之宜慎也如此

讀經籀攷

馬氏之學未濳于經二十四門所引經說固略矣其間有

詳加辯析者亦未必盡是也然篤信詩序力辯朱子之說式三未敢攻馬氏而護朱子焉斯爲古今之公論也歟近時如閻氏百詩萬氏季野梁氏曜北據王會之金吉甫許益之程篁墩諸儒之說揚其波而盪之非式三之所敢知也

讀帝系攷

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先儒旣譏廣雅之妄誕堯舜之季略見尙書而厯家言帝堯二十一季帝舜九季蓋復歧異三代世系傳紀固詳然據史記魯世家言之則

傲居集

讀通攷二

三

傲居遺書之六

周共和庚申以壽誤衍七十二季始于劉歆厯譜是周之世系尙不可據何況夏商文獻久已無徵則帝王季表之難攷明矣劉道原恕作疑季譜季略譜共和以下爲季略譜以示傳信共和以壽三千五百一十九歲曰疑季譜以示傳疑近儒萬季野誤紀元彙攷斷自共和庚申遵司馬史記及劉道原之意式三佯周季編略于赧王元季孟子自齊致爲臣而歸引用江慎修羣經補義及徐圃臣天元厯理之說與史魯世家及孟子七百季之數合馬氏所記共和以壽之季不敢輕信

讀封建攷始而晉高祖並勳合讀通論九
五帝三王之天下皆封建也秦始皇懲周季之攻伐不可
禁止用李斯議分天下爲三十六郡不久遂亾此司馬子
長班孟堅曹元首陸士衡所以歎秦之孤立也然三代以
後唐亦僭盛而不封建于是李重規之議起而柳子厚之
論行式三謂三代下無睢麟之意難行官禮之法如唐行
封建其禍必大李氏之爲唐謀者是矣而柳氏所論殷周
秦漢之事不足信也試舉曹陸李柳之言而統論之曹之

傲居集

讀通攷二

三

傲居遺書
之六

曰委以侯伯則同其安危豈容任之牧宰則殊其息樂是
各指其利而偏言之也陸之言曰郡縣則君無卒歲之圖
臣挾一時之志而李又駁之曰封君列國忘先業之艱難
莫不代增淫虐時益驕侈是又各指其害而偏言之也若
陸氏言後世之士崩痛于周季之凌夷是統二者之害而
權之矣而柳氏則曰秦有叛人而無叛吏漢之始有叛國
而無叛郡柳氏說不足據也以史攷之章邯司馬欣大吏
也陳勝吳廣小吏也會稽守謀叛而召項王沛守與獄掾
曹參主吏謀叛而召漢高祖范陽令聽劄通降武臣趙之

不戰以城下者三。餘城秦吏之叛者多矣。漢始封諸將皆雄悍驕恣難馴之人而漢復激之以必叛郡守則異是夫非有叛國無叛郡之實乎。柳氏又言周之失在于制不在于政。恣肆言之不核實。遂若幽厲之禍不由政。弊宣王之於魯。嗣舍長立少可歸過于封建也。柳氏又曰湯資三千諸侯以黜夏。周資八百諸侯以勝殷。殷周之封建不得已也不得已者非公之大者也。公天下自秦始。柳氏公秦皇而私湯武。此尤非聖亂經謬之彰明較著者。而後儒乃輒信之何邪。在詩錄武王之頌曰賚序之者曰賚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論語本詩意而申之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此封建之本也。古聖王無利天下之心而惠天下之大不能獨理也。于是公之于善人善人者不以富貴自私者也。于是承天子意舉賢俊之堪任卿大夫者待命于天子而天子爲之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四命三命再命一命各有等衰而不亂其列侯之中大比小小事大方伯連率互相聯絡而無侵陵越僭之釁。當是時上下內外昭然于天子之意各以公心相通貫一旦有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焉。若夫列侯之元子與王之太

傲居集

讀通攷二

古

傲居遺書
之六

子同入學既有以豫養之抑且灼知其賢否而巡守述職之時修禮同律數言試功復有以神其黜陟之權封建之治所爲維持于不弊者其事散見于周官戴記諸書矣此聖王長治久安之策也後世之議封建者不審其本不揆其末見封建之爲害而輒議之是猶因燕噲而怪堯舜因王莽而疑周公亦見其傾倒是非之甚矣善夫馬氏之說曰必有公天下之心然後能行封建自其出于公心則選賢與能而小大相維之執足以綿千載自其出于私心則忌疏畏偏而上下相猜之形不能一朝居式三韞馬氏之倣居集

讀通攷二

五

倣居遺書之六

言而惜其拘牽李柳之論遂至閔堯舜而禘三代也故爲之申駁李柳之論以補之程朱二子皆言柳論之窺測分數以罷侯置守爲優范峯陽亦詳言之然范程朱不言三代之失計也文持其平以後世郡邑之法爲次三代封建爲上因封建致亂者下讀象緯攷

揚子恣言云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然伎至步天豈易言哉天健行不息術者立法以步之始則眇微有差終則躔度遂易是以中星斗建今古不同章蔀紀元閏餘有異術者各舉其大約非能豫立一定之法後可不必隨時修改也以管窺之智度天之高星辰之遠巧算

夏律自信無差者決其必差

讀物異攷

禮中庸言祥妖之兆馬氏以孰祥孰妖之難知統謂之物
異周末之物異春秋書之而論語云子不語怪怪卽異也
不語者何不與人相辯也均是一異在彼爲祥者在此爲
妖無徵不信善辯者彊聖人存而不論漢書五行志本于
伏生語怪者也儒者或駁之或又欲存之存之見中和位
育氣實默通五事之正邪庶徵之休咎皇極之建與不建
所係非輕駁之者見德怠則祥不成德修則妖可弭固視
傲居集

讀通攷二

去

傲居遺書
之六

乎人事之轉移不可爲典常而語怪者往往執一而不通
也

讀輿地攷

輿地之書豈徒覽山川之秀誇郡縣之盛乎必誌其形軀
險要以見王公畿封古今戰守之蹟必誌其民生休戚以
見政事臧否風俗厚薄之由然後有益于天下後世式三
壯季時欲集崑山顧氏天下郡國利病書蕪錫顧氏讀史
方輿紀要刪煩增簡參輯春秋大事表列國表五禮通攷
體國經野類彙而編之俟後有王者采擇以行而此事重

大壯不果爲老莫能逮謹誌于此以俟能者

讀四裔攷

論語言博施濟眾堯舜之聖猶病聖不能無所病病卒無損于聖是以諸侯厚境內而薄域外天子厚中國而薄四裔以中國之休戚相關箕畢異好弊不盡革化不盡興況在四裔安能兼容并包遠躋仁壽之域故古今引四裔入朝中國者當時誇其盛後世受其弊自漢至明莫不皆然可以爲鑑馬氏之言近是

傲居集

讀通攷二

七

傲居遺書
之六

何以爲識馬氏之言近是

陳中陶書當知得其源委則知其變自莫至即莫不皆然

其國裔安能兼容并包遠躋仁壽之域故古今引四裔入

裔以中國之休戚相關箕畢異好弊不盡革化不盡興況

在四裔安能兼容并包遠躋仁壽之域故古今引四裔入

朝中國者當時誇其盛後世受其弊自漢至明莫不皆然

可以爲鑑

孫家岱對字

